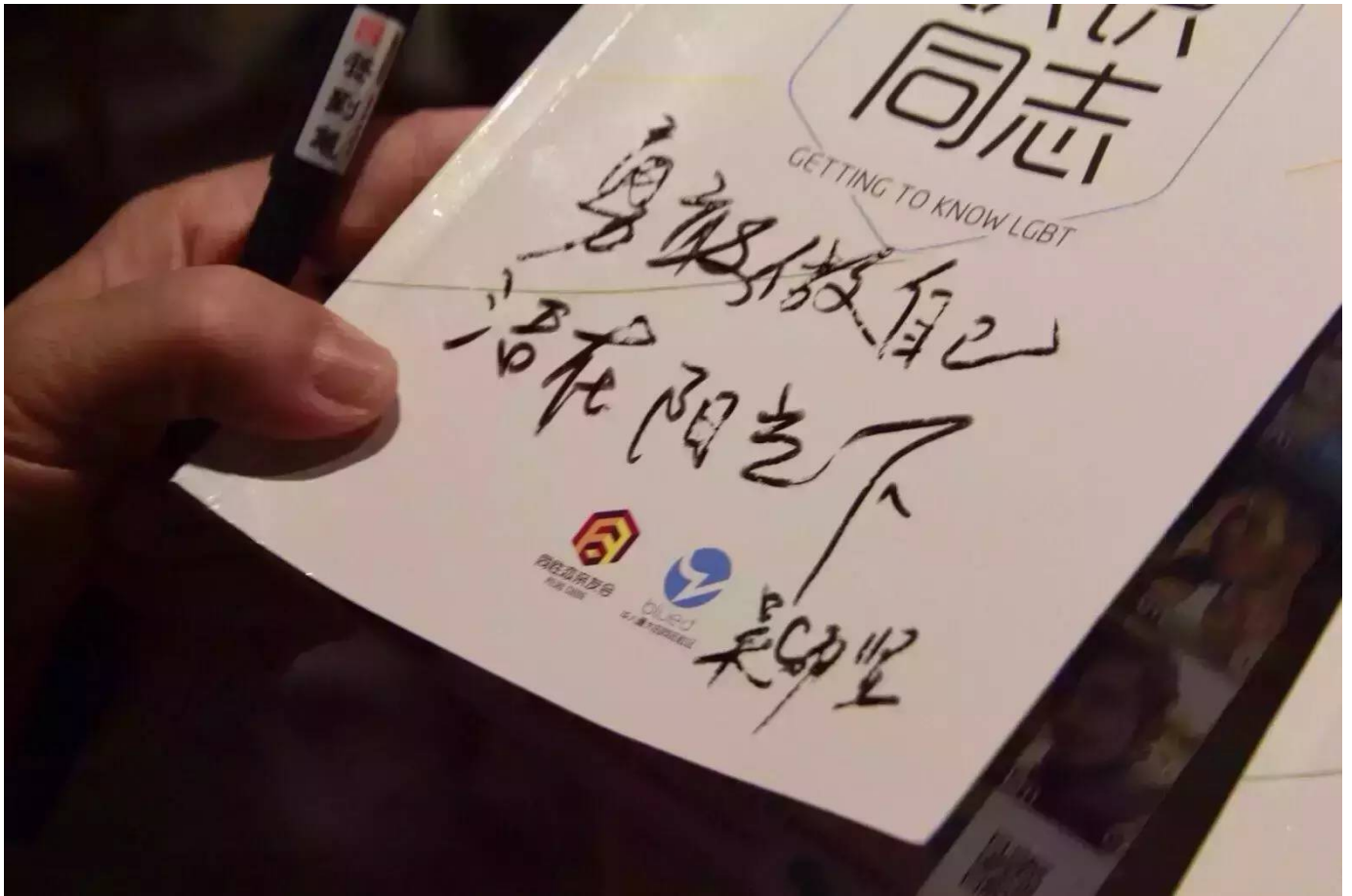


在武汉大学做同志公益是一种怎样的感受

莱斯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15-08-23



在武汉大学做同志公益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受呢？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吧。

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同志小组，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同志这个少数群体做些什么，撑同志，反歧视。但是，你是知道的。毕竟目前的大陆对于同志话题还是比较敏感的，从近些日子的中大的“秋白事件”就可见一斑。

我们小组今年5月才成立，刚好赶上了广东著名的同志妈妈吴幼坚来武汉办公益活动，于是借此契机我们试图请吴妈妈来为我们办一场讲座，经过沟通，吴妈妈欣然答允。

于是我们开始提前了将近半个月筹划，因为5月17是国际不再恐同日，我们便打算18号晚上举办一场讲座，题为“我的儿子是同志”。由于我们并非社团，所以无法借到教室，因此我们便与武大的某个社团合作，用“同志母亲”的主题借到了教四的一间教室。他们提供场地，我们提供人员；本来事情进展的很顺利，但是，很明显，往往越是顺利越诡异。

18号中午，我们还在感慨终于宣传海报不用再贴了的时候（每次贴海报像做贼一样）忽然就收到与我们合作的社团的电话，果然，出问题了。讲座被国安局举报了，教务部被迫中止的我们的讲座，着也就意味着——我们前半个月的准备废了；然而更重要的是——吴妈妈我们已经约好，她已经到达武汉；同时半个月的宣传也让足够的人知道了这场讲座。此时被迫取消，我们面临很大的压力。

得知被取消的消息的时候，我正在我的某个社团开会，另一个负责人Y告诉我：没和你开玩笑，真的被取消了。

我感觉有点懵.....

然后，我果断偷偷溜了；大中午Y提着一大堆的小册子（准备讲座的时候分发的）在教五门口等我，我们对视了一眼，心里都在骂娘。

虽然学校不让办了，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呀。于是在距离我们讲座好友6个小时的时候，我们重新找场地，小组开始分工呀：接吴妈妈、更改网上消息、重新宣传。我和Y则先去教务处准备抱老师大腿哭一会看有没有挽回的余地，由于没去过教务处，我们问了下门卫叔叔，门卫叔叔指了指路，然后说了句：“没事的。”（估计是他预感到去教务处没啥好事）

然而，我们提心吊胆进去，却发现教务处的老师人很好，诶，他们也有来自国安局的压力，毕竟武大嘛，也是全国排名第四，被重点关注也没办法。知道抱老师大腿没有什么用之后，我们意识到——还是得自力更生【泪】

然后就顶着烈日在校外找场地，终于找到一家咖啡厅，美丽的店员姐姐听说了我们的悲惨遭遇，决定不要包场费，然而需要进店的人每人点餐；当时我们想临时换地方，来的人肯定不多，能来30人就满足了，于是我们决定到场的人，每人

交10元，然后我们小组内部凑一半。

我们想着换场地之后还要收钱，来的人应该不多，毕竟谁会为了一场同性恋的讲座跑出校外，而且还要花钱。

一般的剧情到这里都会有转折，没错！我们出乎意料的发现人慢慢的越来越多，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给我发短信，甚至打电话问场地在哪里（更改场地后，我们把自己的电话公布了，一是支付宝打钱，二是为了联系）。

然后，剧情发展开始越来越不受控制：小小的咖啡厅来了一百多人，连楼梯过道上都是人，很多人来窝在角落里根本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是还是来了。最后由于人太多，我们小组自己贴钱出一半完全不可能，会贴穷的，所以最后更改为自己点单。

原定于9点结束的讲座，生生拖到快10点；结束后我们帮咖啡厅的姐姐收拾完东西出来，空旷的马路，风吹的很凉爽，就那么一瞬间，我有想哭的冲动；也是那一次我才发现我们存在的价值与意义——不管你的力量多微小，都能为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做出一份努力。

说几个感人的细节：

更改消息后，我不停地收到信息和电话；其中我收到一个阿姨的电话，阿姨很焦急地问我们，为什么她和她的先生到教四却发现没人；于是我给他们指路怎么过来；见到他们夫妻后，他们说，自己的儿子是同志，听说吴妈妈要来，他们开车从汉口一路赶来，等到讲座结束，他们才有机会和吴妈妈交流，等所有结束，他们回家估计也是12点了。

一个河南的哥哥，微博关注了我们，知道吴妈妈要来，坐火车从河南赶来武汉，讲座结束后，因为事情太多，我没有发现他已经悄悄离开，微博私信他，他说因为第二天要上班，所以他要回去；我无法得知在陌生的武汉，在深夜他是如何离去。

讲座中，我收到一则短信，说是想要捐给我们两百元钱，因为自己能力有限，不能拿出太多的钱，最后他捐给了吴妈妈一百，我们一百，而自始至终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。

讲座结束，我们在马路上，忽然出现了一个男孩子，他送了吴妈妈一支玫瑰，然后离开。

.....

有太多的细节和感动，让我每次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。是的，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很平凡，丢在茫茫人海中分不出你我，可是总有人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些什么。也许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力量渺小，可是正是这平凡的力量才推动了时代的车轮。我希望，有一天，所有的爱都能享受荣光，所有的人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。

很多人都问，你能坚持多久；你能带来多大的改变。

这个问题，我也经常问自己，我能做多久？我们能坚持多久？我们到底能改变什么？

偶尔也会觉得累。没有了三分钟的热度，剩下的只是疲乏，甚至来自四面八方的不理解与白眼；偶尔也会害怕。这么敏感的话题，我们能走多久，我们能不能顶住压力？偶尔也会想放弃。因为少部分人的战斗，可能荡气回肠也可能身败名裂。

但是，既然是我们开始，总不能匆匆结束；急流勇退确实能留下幻想无数，可是无数的幻想终归不能让人满足。我们只愿有一天，所有的同志能够“活在阳光下，勇敢做自己”。

好了，问题回答到这里也差不多了。

说是谈谈感受，其实更多的，或许是给自己一个坚持下去的动力。

总结一下啦，在武汉大学做同志公益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？路阻且艰，却不能放弃。感动能支撑我们走一程，但是在更多的不安与辛酸之下，我们不能依赖那一丁点的感动过活，支撑我们的是因为——我们是为了别人，我们也是为了自己。

恩，就这样啦。最后还是安利一下，我们的微博：武汉大学同志公益小组；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：whutong。我们需要你的支持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不同。